

# 甲骨集詞題端

石叔明

甲骨文自清光緒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陽縣出土後，成爲我國學術界震今鑠古的大事，使治文字學者與研究古史者對於考究殷史有最佳的資料。七十餘年來，致力考訂者何止百家。初步工作是先求識字，進而考史。甲骨文出土不同之字，數逾三千，但現在可識者約有一千二百餘字。我國治文字學的人，向以「說文」作論據的藍本，「說文」爲漢時許慎所作，當時甲骨文尚在地下，不免有遺珠之感！嗣至清時，阮元、吳大澂、丁佛言等多參用商周金文，以補「說文」的不足。惟此時的金文未必是我國最古的文字，自甲骨文出，纔能見到原始的文字，令治文字學者得到最後的依據，可與金文作一比較，以證其源流。由甲骨文蛻變爲金文，進而篆隸楷諸體，循序漸進，逐步變遷，都有跡象可尋。

我自幼喜好臨池，在春申時，曾購了好幾本綴輯甲骨文的專著，如羅振玉叔言的「殷墟文字集聯」以及他與高德馨香遠，章鈺式之，王季烈君九諸家合集的「集殷墟文字楹聯彙編」；還有丁輔之鶴廬的「商卜文集聯附詩」和集詩的「觀水游山集」；簡經綸琴齋的「甲骨集古詩聯」；以及葉爾愷撰句、秦文錦撫集的「殷墟文字集聯」等書。集聯集詩，多有可觀。唯獨未見「集詞」之作。在二十五年前，我常常在裝池店或好友的家裏，見到董作賓彥堂先生所寫的朱書甲骨文，款字多寫着：「一」集詞或「集契集」等字，但未知「一」何如人？是否也在台灣？

後來與彥堂先生晤談，始悉「一」是汪怡先生的別號，是位詩人，供職於教育部，爲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一」詩、「一」詞、「一」散曲、「一」詞牌新編、「一」詞名索引、「一」曲名索引，流傳甚廣；也是「國語辭典」的主編，又發明了「國語速記法」。此老學力深厚，博古通今，詩文詞曲，無不擅長。來到台灣之後，寫了一本「台灣竹枝詞」，約有三百首，風行一時。當時我對彥堂先生道出習契朋友們底願望：甲骨集詞之舉，前無古人，可說是「集古文字，作新篇章」的創作，實在是多才多藝！加上彥堂先生的契文書法，二難相並，如能影印行世，可使後學受益無窮。當時彥堂先生則答：「集詞集字都不簡單，此中部份文字尙有待訂正，出版一事，看看將來再說。」云云。同時，我也曉得彥堂先生是位發掘殷墟最有成就的人，也是一位建立甲骨斷代研究的權威學者，他專心考古證史，對於甲骨文書法不過「餘興」而已。

在迫不及待的心情下，我就用瀏覽的方法，見一首抄一首，十餘年來已積到四十八首了。究竟集詞共有幾首呢？當時也不知道。後來讀到「一」先生的「集契集自敘」一文，纔知道集詞有七十九首，北曲小令六首，合計八十五首。他如集聯、集詩兩部份，因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只得從略了。「一」先生在「自敘」裏，曾將集詞的困難，約略言之。他說：

「集契所難，還在原有契文字的缺少，以現在能用的字說，不過數百，其中又往往有此無彼，致不能用作複詞或相對詞，尤難的是缺少作說明語或脈絡詞用的字，因爲這種字在句中，篇幅都時時需要的。……」

因之，爲了補救文字的缺乏，他決定用三個辦法：一是不忌習見；二是不管雷同；三是不論套襲。來打破集詞的困難。他又說：

「契文假借字實較今文爲多，如假『鳳』爲『風』，假『史』爲『事』等等，本集在一首中力避並用。萬一並用，好在契文多異體，亦大可酌就異體書寫。至如以『爭』爲『怎』，在唐代詩詞中已習見不諄，自可



借用。不過遇有容易相混致生誤解時，仍爲加注，如集詞春曉曲：『好花易謝東風疾。爭春光。今異昔。』句，寫譯文時却宜於『爭下作（怎）』，以爲區分。因此『怎』字爲副詞而上聲，一誤動詞爲平聲，那就不免音義兩誤了。……』

「集詞配用詞韻，自無問題。集詩既爲絕與律同屬近體詩，似乎應遵詩韻，不知今尙號稱詩韻的，係元人劉淵所刊之平水韻，此書係沿用唐宋『禮部韻略』而成，唐代官書當日歸併唐韻，如合『元、魂、痕』爲『元』韻等，都極欠合，唐人除應試外已不盡遵用，杜甫、李商隱詩中頗多例證。我們今日再去遵守，真正大可不必。本集『昏、春』『川、言』等之叶用即此之故，並不是誤押。」

爲此，特將這兩點摘出，以供參證，並可見一厂先生的卓識。

「集契集」一書，一厂先生於民國三十九年春脫稿，經繕清後送請彥堂先生書契。同年七月老人已是八十四高齡病逝台北。到了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彥堂先生亦去世，享壽六十有九，士林哀之。但在此十二個年頭的漫長歲月裏，「集契集」一書，仍未出版。

光陰如過客，彥堂先生作古已十多年了，此書仍未見出版。可是彥堂先生有不少及門弟子，也有從事出版事業的，爲何不將此書出版呢？誠令人百思莫解！近兩三年來纔聽說：「集契集」原稿與彥堂先生的集字於他病故時散失，不知去

向，在學術界來說，這是無比的損失！一厂先生與彥堂先生一生的心血也付諸東流了。

到了去（六十五）年三月間，突然收到自東京寄來精印的「集契集」一巨冊。展開之後，始悉爲日本春秋學院講師歐陽可亮先生根據一厂先生所撰的原稿集契而成，套色影印行世，爲八開本，觀瞻可人。我捧讀之餘，欣喜無既！卷首載有「關於集契集的故事」一文，證實台北的「集契集」原稿早已無存。原文如次：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歐陽可亮寫了拜師的門生帖子……請董作賓先生高座上座，燃上兩枝紅燭，恭恭敬敬跪在他面前，三拜九叩頭，當眾拜他爲師，求借汪怡集契集原稿三天。董先生便交出集契集原稿來，說明不准拍照作影本，可以朗讀、背誦、抄寫，三天要將原稿取回。……」

另據歐陽先生自述：因喜學契文，由東京專程飛來台北，敦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介紹拜彥堂先生爲師。因爲董先生要他自己去找字，這樣才會下一番工夫，所以不將已集好的契文給他抄，僅提供了一厂先生的原稿。他在三天之內，抄完原稿，立即涉江東京。十九年來研習不輟，現在日人從學者甚多，每年都在東京舉行一次甲骨文書法展覽，迄今已達十九屆了。自汪董兩先生作古後，「集契集」原稿遺失的消息傳至東京後，他十分難過，幸好他有抄本，覺得保存此本責任重大，爲了弘揚師道，不使「集契集」絕跡人間，特將全書寫成，影印行世。並在該書扉頁上集了八字契文，作爲獻詞。文曰：「一日爲師，終

身爲父。」這種尊師重道的赤誠，至堪欽佩！

接着，來談談歐陽先生所書的「集契集」。依我看來，歐陽先生書契的筆法與彥堂先生大同小異，同是用圓筆，如果不看款字，以爲是出自董先生之手，我們可以用「幾可亂真」來形容的。在過去我已抄錄到四十八首，且已另行集字，今日讀之益見親切。集中文字與我手抄的完全相同，僅有小部份略異。現在舉幾個例來說：如「伊人一去不歸來」句，我抄的是「征人一去不歸來」；又如「花木谷中春」句，我抄的是「花木夢中春」；再如「何事」兩字，我抄的是「奚事」……這些恐怕是彥堂先生隨寫隨改，因爲那時一厂先生已作古了，他們既是合作，自然看到不妥地方即予更易，這是無可厚非的。不過，有一首「漁歌子」詞，是「壬辰（民國四十一年）立春後三日」彥堂先生寫給我的，現在把原迹製版附此（見插圖一），其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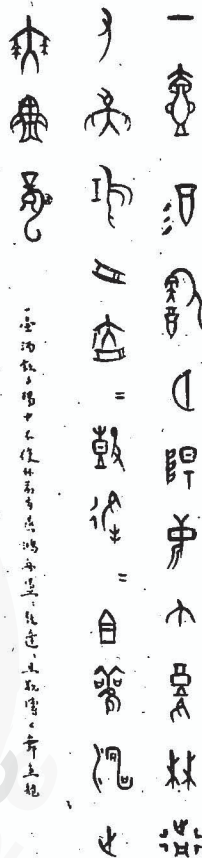
「一壺酒飲夕陽中。不復林前有燕鴻。舟盪盪。鼓逢逢。且觀濤止舞魚龍。」

但在歐陽先生所書的有點不同：「……不復林前『望』燕鴻。『人碌碌』。……且觀濤『上』舞魚龍。」改的比較多，似經彥堂先生潤色後，比原句佳妙。還有一首「浣溪沙」，在歐陽先生所書裏沒有的，這一首原有的款字也是寫着：「寫一厂集契集」等字。現將原詞錄出：

「僕僕舟車去又旋。至今猶自客南天。夕陽西下步前川。喜又鼎彝商舊學。不無鷄酒樂餘年。時同幽客且盤桓。」

未知是否漏列了。我現在按着原詞集成契文





插圖一、董作賓寫二「集契集」

亦製版附此（見次頁插圖二）。但是還有三十  
七首，是我夢寐想見的，所以挑燈夜讀，興味無  
窮。不過，其中所集的有幾個字，我翻閱了許多  
甲骨文字典這一類書籍，都未見到，現在把它寫  
出來：

- 一、江南好：禾黍「拂」風香；
  - 二、江南好：名門「秀」；
  - 三、春曉曲：吹「急」雨；
  - 四、江南春：川前「路」；
  - 五、落梅風：觀「落」花去依春水。
- 除了「落」字在「薇頤甲骨文原」裏覓到外，其他都找不着，我又未便自作聰明把相通的字移來代用。凡是本書裏所有借用的字，都是前人曾用過的，我才敢襲用；前人未用過的，我也不願用。這個問題不得解決，我的集字工作也難完成。因之，我就請教歐陽先生：問他所用的這幾個字是何根據？不久，接到復信。他說：

「……（一）拂字出自金祥恒先生編的『續

插圖一、董作賓寫二「集契集」

甲骨文編』卷四中之「刺」字，刀旁與手旁兼用的；這是董先生所指示的。（二）秀字以「琇」字代用，也是董先生過去所指示的。（三）急字以「及」字借用。（四）路字以「各」字借用。急路兩字，前人有此寫法，故董先生過去亦如此寫法。」


這四個難題解決了，我的集字工作也跟着完成。可是我與歐陽先生素未謀面，山川阻隔，他肯站在同好的立場上，給我寶貴的意見，使我萬分感激！集字實在不是簡易的事，吾友陳其銓兄，於四十八年多邀請國內前輩顧彥張昭芹、張維翰、梁寒操、譚元微、彭醇士、高鴻縉、馬壽華、章斗航、成惕軒等三十多人，就甲骨文字集爲楹帖，語以勵志與邦爲原則。當時張默君就集一對五言聯：「心遊今日月；手復舊山河。」其銓兄接到之後，覺得甲骨文無「手」字，怎麼辦呢？就寫信請教彥堂先生。未幾董先生回信說：

「吾人集甲骨文字，勿太拘泥，殷代文

字之存於今者，僅一小部份，大部已佚。故今用古字，不能代表今語。況三千年以上耶？集字之道，亦以宣揚我國古代文化，如此而已。契文「手」作「𠂇」爲右手。以「𠂇」爲手，於古無徵。取金文編「泉伯敦」之「手」代之，……如此放寬範圍，則可應付一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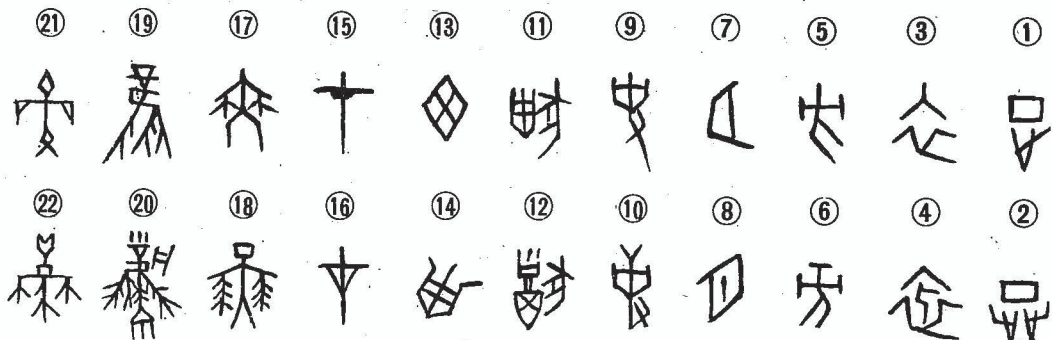
這足供集契者的參考，附記如此。正如「先生說：契文假借文字相當多，如假「鳳」爲「風」等等，好在它的異體多，亦可酌就異體書寫。當我集本書時，就大膽地將本書內所有一字兩用者，予以劃分應用。例如：正征兩字本來是通用，我以①（見插圖三）爲正，以②爲征；衣依也是通用，我以③爲衣，以④爲依；方放也是通用，我以⑤爲方，以⑥爲放；夕月也是通用，我以⑦爲夕，以⑧爲月；史事也是通用，我以⑨爲史，以⑩爲事；猶猷也是通用，我以⑪爲猶，以⑫爲猷；西栖也是通用，我以⑬爲西，以⑭爲栖；才在也是通用，我以⑮爲才，以⑯爲在；無舞也是通用，我以⑰爲無，以⑱爲舞；風鳳也是通用，我以⑲爲風，以⑳爲鳳；燕讌（宴）也是通用，我以㉑爲燕，以㉒爲讌。凡是筆畫多的字，契文的筆畫也取之以多，好在甲骨文裏有很多象形的異體字，可供我們選擇書寫，不但集字美觀，而且在一首中也不覺得重複之感。他如各通格，祿通綠，每通晦，爭通怎，召通招，余通餘，旁通傍；作爲乍之重文，有爲又之重文。這些字迄今尚無新字發現，只好依着前人通用的方法。假使有人問我：現在歐陽先生集字已出版，

插圖二、石叔明寫一厂集詞流給沙

爨 =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𠂑 𠂒 𠂓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𠧭 𠧮 𠧯 𠧰 𠧱 𠧲 𠧳 𠧴 𠧵 𠧶 𠧷 𠧸 𠧹 𠧺 𠧻 𠧼 𠧽 𠧾 𠧿 𠨀 𠨁 𠨂 𠨃 𠨄 𠨅 𠨆 𠨇



插圖三



何必多此一舉呢？我答復有三：第一、歐陽先生所印的是「豪華珍本」，只印五百冊，售完為止，且在國外發行，在台不易見到，每冊定價日幣七萬五千圓，折合台幣亦須八千餘元，在台灣想購其書，連同掛號郵資，所費不貲，恐非一般人所能負擔的。而況歐陽先生在「集契集出版周年記」中說：「若能由石叔明先生據以重寫印行，必廣流傳。……」（見藝林雜誌一卷五期）第二、甲骨文是契刻的東西，是以刀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文字，按理說字體結構該用方筆為尚，故我所寫的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採方筆字，這與歐陽先生所用圓筆書寫，書風完全不相同。彥堂先生就是以圓筆寫甲骨文的，他的衣鉢已傳給歐陽先生。第三、臨帖寫字，從來沒有兩個人會寫得一模一樣，這好像人各有五官，千萬人不能相同，就是同胞兄弟姊妹，也只能幾分相像，不能絕對相似。證之歷代以來，無數書家學「蘭亭叙」，但沒有一個能寫到骨力相像的。還有人的審美眼光也不盡相同，各有所好也各有所惡，也許有人喜歡歐陽先生所書的，也許有人却偏愛我所書的。所以，我不揣末學，寫竟此冊，亦聊備一格之意，尚祈大雅匡其不逮，幸甚幸甚！

最後，還有一事要說的，我在集字的過程中，發現原句裏有數字平仄欠叶，未知是否為抄錄人所筆誤，幸承「六代詞匯」作者錢化鵬教授協同訂正，謹此一併致謝。

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初稿  
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修訂

## 國際公法之理論 與現實

韋雪爾 著  
雷崧生 譯  
定價一百二十六元

兩次世界大戰的連續災難，使集團政治的可怖後果達到了極致。在國內秩序裡，極權政府公然地漠視著權力的人道目的；在國際關係裡，權力的盲目追逐，使停乎國際合作，亦無法予以合理分析政治局勢；對峙的意識型態與短視的民族主義，不斷在癱瘓著國際間各種組織。

本書即在探討當前國際間的公法情況，全書分為四部十七章，自國際法的源起，談及國際關係裡的權力與法律，實際國際法裡之法律與權力之聚合與摩擦，以迄國際爭端的解決方法。包含了理論所當為，以及現實所達及的阻礙，俱一一詳予剖析。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